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七

效七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前章明為

修學忘道之門此章明聖人無心表
虛懷應物之用初六句標聖人無心
而應物次兩句示聖人混迹而用心
後兩句結百姓歸善之由明聖人均
善之德爾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

疏聖人虛忘物感斯應必緣感感既不
一故應無常心心雖無常義存慈教百姓
有不信不善之心故混同用心而以化導
故云無常心矣

善者吾善之

疏此應感之義也吾者聖人也善者迴向
正道之心聖人獎之以進修以果其行使
至夫志善之大善爾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

疏不善者謂習染增迷信邪背道聖人亦
以善道而引汲之德善者令化聖德而為
善爾

信者吾信之

疏信謂聞道勤行心無疑執聖人應之以

至誠贊成其善以至於深信爾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疏不信謂強梁背教之人聖人亦以平等
正信而化導之令化聖人之德捨偽而歸
信也故云德信爾

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

疏此明聖人混迹用心也慄慄憂勤也聖
人在宥天下統御寰區懼衆生不歸善信
故慄慄者皆為天下百姓未能信善故聖
人混同於物而用其心也故云天下渾其
心爾

百姓皆注其耳目

疏百姓被聖德而歸善即淳化而觀風故
皆傾注耳目以觀聽取則於聖人爾
聖人皆孩之

疏百姓既傾注耳目觀聽聖人聖人觀慈
母之於赤子故云皆孩之又解云百姓有
分別之心聖人化使從善令如嬰兒無所
分別爾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前章明聖人無
心混心應善信

之行此章明出生入死善攝起惡累
之門前五句標安持處順之人以五
句明探變求化之類後八句結
善攝之行以示長生久視之門

出生入死

疏了悟生死不厚其生名為出生迷執人
我動之死地名為入死此標章門也

生之徒十有三

疏徒者類也此汎論衆生能安生理不自
矜貴適來為時一無封執如此之者大汎
而論十中有三人爾此謂順理者少而逆
理者多也

死之徒十有三

疏此亦汎論安死之道不拒變化適去為
順一無驚怛如此之者亦十中有三人爾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疏此釋迷執之人養生失理之徒也言人
雖欲修生不能了悟動往養生之地安生
之理既失順死之道又乖如此之輩亦十
中有三人爾

夫何故

疏此設問衆生動之死地之由

以其生生之厚

疏此正答言衆生動之死地者以其就滯有爲溺情縱欲厚自奉養以全其生養之太厚故動之死地爾

蓋聞善攝生者

疏攝衛也謂善能以道衛生之人妙觀生本本來清靜於生忘生不以情欲而滑其和唯以冲虛而養其性物莫能害故稱善攝

陸行不過兇虎入軍不被甲兵

疏不期而會曰遇按山海經兇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善攝生之人不起心害物所以陸行不過於兇虎入軍不被於甲兵故虎兇甲兵亦無傷害之意爾

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疏前明善攝生之人內無害心所以外不遇兇虎今明設於逢遇此無傷害之心自然彼無容措之處是知忘情於物者則海

上之鷗可馴而狎陸行之獸可繫而遊況傷害乎故無是也

夫何故

疏此問虎兇兵刃是害人之物今不投措其爪角無所容其兵刃者其故何也假問

其故以曉於人爾

以其無死地

疏此正答也夫見有其身者累生之厚者死今善攝生之人照法性空悟身相假故能於生忘生不爲厚養之過無私順化故無死地可處爾既心無死地夫何虎兇兵刃能害之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前章明出入

之門此章明道生德富不卒有自然之貴百鍊妙本應成生成之美次明萬物專貴道德之由故道生之復貴生富之功生而不有下餘數忘功之

道生之德富之

疏道生之者言自然冲和之炁陶冶萬物物得以生故云道生之炁云妙本動用降和炁者妙本道也至道降炁爲物根本故

稱妙本德畜之者德得也畜養也謂萬物得道用而能畜養斯形則約茲畜養之趣而受德名故云德畜之

物形之勢成之

疏道生德畜品物流形故云物形之注云乾知坤作兆形位者易繫云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爲形上下爲位斯皆道功奇乾坤以爲用也勢成者言道爲萬物作天時地利陰陽之勢而物資之以成故云勢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疏以道德爲生畜之功故凡厭懷生莫不尊尚於道敬重於德此勸示衆生令敦本而崇道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疏夫代之尊榮者必由人君爵命然後爲尊今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蓋以生成之功破物故物尊貴之非假爵命而常自然尊貴爾

故道生之德畜之

疏此覆結初章道生之義也始之為生養之為畜

長之育之

疏增進曰長撫字曰育

成之熟之

疏輔相曰成成遂曰熟

養之覆之

疏資給曰養陰庇曰覆八者皆道德功用

之謂所以萬物尊而貴之

生而不有

疏道生萬物不見其有生之可名忘生之

義結上道生之義也

為而不恃

疏德之為養不見有物之可為不恃其功

結上德畜之義也

長而不宰

疏以道德忘生育之功故雖居萬物之長

長育成熟不為主宰責望於物言此者欲

令人君法道生育而忘其功爾

是謂玄德

疏此歎忘功之德也玄者深遠不測之名大道雖能生能畜而終不恃不宰德施周普而名迹不彰豈非深遠不測之德乎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前章明道生自然之貴此章明守母存子歸明無遺身之殃首標七句能生之本動分

知子守母次六句示絕欲之功結成裝開門後六句對美修證之功結成裝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疏賢悉曰始資生曰母言道德以沖和妙

炁生成萬物物得以生如母之生子故云

以為天下母如母雖殊於道悉希化常一

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言此

者欲令人知源識本守母而存子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疏言人既得沖和之炁茂養為母當知其

身是沖炁之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疏言人既知身是道炁之子從沖炁而生

也當守道清淨不染妄塵愛炁養神使不

離散人從道生望道為本今却歸道守母

故云復守爾歿身不殆者言人能常無欲以歸道則可以終竟天年而無危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疏此明絕欲守母之行也兌悅也謂耳目

愛悅聲色鼻口愛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

門以出入為義言諸根色塵之所由也若

塞其愛悅之視聽則禍患之門閉矣禍患

之門閉則終身無有勤勞也故云終身不

勤

聞其充濟其事終身不救

疏此明失道之行也聞其視聽之門濟其

愛悅之事則禍益患增故終身不能救理

也

見小曰明

疏此示防患之源也惡兆將興細微必察

故憂悔吝之時存乎纖介今守母之人防

萌杜漸理之未亂能知此者可謂之明

守柔曰強

疏守柔弱之行者處不競之地人不能加

同道之用能如此者可謂之強

用其光復歸其明

疏光者外照而常動明者內照而常靜由見小守柔則為明為強不矜明而用強故雖用光外照還歸內明此轉釋見小守柔之義使息外歸內故曰復歸其明也

無遺身缺是謂襲常

疏遺與也缺咎也言用光照物於物無著還守內明不自矜耀守母存子返照本源自無缺咎是謂襲常者密用曰襲人能察微遠害守柔含明如是等行者是謂知子守母密用真常之道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前章明守母存子欲歸明無遺身缺此章明介然用知則行通有雅施之畏初三句明有知則行通次兩句示道正而人邪又七句明有知之生弊後兩句數說孝之非道而以為戒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疏使我者老君假設之辭也介然謂耿介然有知之貌夫道非知法而代人欲以有知行道故老君患其蔽蒙唱言之曰使我介然矜其有知欲行無為大道於天下者

有知則與道相乖而失無為清靜之化唯所施為將害於物甚可畏懼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疏夷平也徑邪捷之道言大道坦然平易而人好從邪徑且大道之化貴夫無為無事則平易而代之從事不能息智於無欲將役心應務始雖好徑而求捷然則失道而焚和故云人甚好徑

朝甚除

疏除理也言好徑之君不尚無為之化但以有為為理雖云甚除有為則傷巧詐故云尚賢矜智則生巧偽又解云朝廷修理峻宇雕牆故云甚除

田甚蕪

疏草長曰蕪淫巧浮食則農事荒蕪既闕嘉生之報何望如坵之積

倉甚虛

疏年登則康實農廢則倉虛自然之理也服文彩

疏青赤為文色絲為彩言賤質而貴文也

帶利劍

疏利劍者武備也夫文德者理國之器用也武功者文德之補助而文為本武為末今若專事武功是棄本而崇末也

厭飲食

疏厭飲食也是庖厨之豐厚厭厭芳鮮上多玉食之資則下有陳餼之患矣

財貨有餘

疏財貨謂錢帛珠玉之流也多則厚飲有餘也未學不食為實但欲多財以愚爾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疏非理而取為盜誇其所有為誇且頭會其欲取於不足縱慾而費奉其有餘傲然自得以為誇尚謂之為盜不亦宜乎所為如此則非吾欲行之道矣也哉者傷歎之辭

善建者不拔

善建章第五十四前章明好徑之君章明善建之主事不拔而身存首標以道立國修身之益次故以身下明觀身觀求之徒後善何以下結歡慈照所知之驗云

善建者不拔

疏建立也不拔不傾拔也言人君善能以道建邦立木者因百姓之不為任兆人之自化然後陶以淳樸樹之風聲使儀形作阜樂推不厭則功業深固萬方歸德斯所謂善建者何可傾拔乎

善抱者不脫

疏抱守也脫離也善以道懷抱百姓者動而悅隨何可脫離也且夫樂餌所在過客猶止况夫道德者進於此乎以之御物為物所歸固其宜也

子孫祭祀不輟

疏祭薦也繼世曰祀謂後代子孫薦禮於祖宗也輟止也注云言善世以道德匡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况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修之於身其得乃真疏此下明少修少證多學多得故修之身

謂一身修修之家謂一家修始於一身終於天下例可知也言善立之人照了真性真性清靜無諸偽雜偽雜既盡德乃真純修之於家其德有餘

疏修道於家上和下睦移修身於家故其

德有餘福也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疏按周禮二千五百家為鄉言一鄉修道禮義興行尊卑有序閭閻相比不黨於親

一家修道德猶未廣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疏修道於國俗易風移還淳反樸不偏於所近一鄉修道猶未為徧一國盡修乃豐

厚

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疏普徧也夫百姓歸厚在君之化修之廟堂德統海外者蓋內正其身不言而化不

教而理下之應上如響應聲德無不周乃為普也

故以身觀身

疏觀者照察也注云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靜者謂觀身實相本來清靜不染塵雜除諸有見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捨二偏迴契中道可謂清靜而契真矣

以家觀家

疏以修家之法觀家家人和穆則福善有餘

以鄉觀鄉

疏用此修鄉之法觀鄉鄉人盡修其道尊卑順序道化漸廣德乃延長也

以國觀國

疏以修國之法觀國國人盡修勤而且儉德乃豐盈也

以天下觀天下

疏夫以天下觀天下者復何所觀哉亦但觀身爾人君清靜無為道化善建善抱自然百姓胥附國祚人安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疏此假設之辭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下善建則不拔善抱則不脫福德弘益之然

乎蓋以此觀身等觀而觀之自我刑由內及外則知之爾易曰觀我生觀其生將欲自觀而觀人也

含德章第五十五 前章明善建之主章明含德之人獨知和而不害首五句標含德所以不持吹骨弱下五句則強果物壯下中動強標之人故今不為是行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疏含德也言至人含懷道德之深厚者內為道德之所保外為神明之所護比若慈母於赤子也此理難曉故借喻以明之故寄赤子之生和以況至人之全德赤子嬰兒之小者取其內無分別不害物之心爾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疏此釋至人之全德也毒蟲蜂蠆之屬猛獸虎兇之屬攫鳥鷹鷂之屬整謂以尾端行毒據按也謂以足據按物也持持也謂以爪持持物也言至人德全於內和氣冲盈心冥乎道故有毒蟲不能螫猛獸之獸

不能據攫之鳥不能搏蓋以其至順德厚之所致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疏此下明赤子全和也赤子筋骨柔弱持握不當牢固今拳手執物能自固者豈非和氣不散之所致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皀作精之至

疏雌曰牝雄曰牡皀者氣命之源也言赤子心無情欲未辨陰陽之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豈不由精氣純粹之所致乎

終日號而不嗔和之至

疏頃聲嘶破也赤子竟日啼號而聲不嘶破者豈不由和氣至純之所致乎

知和曰常

疏此結赤子以和氣至純而聲不破因之以及教言人能如嬰兒知和柔之理修而不失者是謂知非常之行也

知常曰明

疏人能知非常之行而保精愛氣者是曰明達了悟之人知和知常歎同德之美後

益生使氣舉失道之過

益生曰祥

疏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能全和於知常而營生於分外殊不知分外求益然於滋多則求益生過分是凶祥也故莊子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心使氣曰強

疏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則柔弱使心則強梁今夫道益生之人役心使氣氣為心使是曰強梁故莊子云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疏此明強梁失道之過壯者剛毅也老者衰德也夫物盛必衰壯極則老夫用心使氣矜其強壯者自致衰老謂之不道道貴柔弱今恃強壯既與道不同故勸令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前章明含德而不害此章明悟道之士能了言而無執首兩句示理暢而言忘次七句明靜虛而不染是謂下明不染者與玄同德故不可下明同德則不可與

與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疏知者了悟也言者辯說也夫至理精微
玄宗隱奧雖假言以詮理終理界而言忘
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辯說者滯言而不
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塞其兌閉其門

疏且如天下有始章所釋彼則約道清靜
以塞六根愛說此則因教辨忘將息滯言
之累於言無執故云塞其兌不為榮辱之
主可謂閉其門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疏此四句已出上經道冲章彼則就道以
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上下兩經互舉其
文者以其於濟物修身之義有功故望言
之

是謂玄同

疏歎夫體道之人既已不滯言教又能和
光混迹行符於道是謂與玄同德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疏言玄同之人心無偏私不可得親而押

之和光順物不可得疎而遠之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疏恬懷無欲不可得從而利之處不競之
地故不可得犯而害之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疏體道自然非爵祿所得貴也超然絕累
非凡俗所得賤也

故為天下貴

疏玄同之士悟理忘言塞兌閉門根塵無
染銳紛既解光塵亦同其行如此故為天
下之所尊貴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七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八 效八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前章明悟道之士能了言而無執此章明以政之君失無為之自化三句標門以示義次十句設問無事可以取天下

疏此上三句並標宗也以用也政教也有
為之君矜用政教而欲為治不能無為任
物自化欲求致理未之前聞也

以奇用兵
疏奇變詐也不祥之器君子惡之況加變
詐之名而無節制之用是以兵猶火也不
戢將自焚故知奇變之兵非制勝之道也
以無事取天下

疏此亦標也有道之君無為而理夫無為
則無事無事則不煩不煩則百姓自化而
天下太平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疏吾何以知發問也其然猶如是也以此
答也老君詳問我何以知取天下必須無
事無為以下文云天下多忌諱則人彌貧